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 第十五回 假沙彌水面陷師 小天蓬河底捉怪

詩曰：佛也人兮妖也人，卻從何處辨虛真？
須眉耳目皆成面，手足肩腰總是身，
養血弄形形弄影，積精生氣氣生神；
欲知邪正何差別，好向靈臺去問津。

話說唐半偈師徒三人，斬斷葛藤，倒拖著死獮子妖怪，駕雲回葛家來。此時，葛根、滕兩老兒正在那裡疑疑惑惑，不知他二人可有手段救得唐師父。忽見半空中師徒三人落下雲頭，竟到草堂。豬八戒將死妖怪攢在階下，兩個老兒又驚又喜道：「救得唐師父回來便是萬幸，怎麼當真的把妖怪都打死拖了來！真活佛，真羅漢！」小行者道：「我們佛家專要救苦救難，難道現放著一個妖怪在此害人，不打死他還留他不成？」兩個老兒道：「可知要打死他哩！只是這妖怪凶惡異常，二位老爺怎麼尋得他著？又怎麼就打死了？」小行者細將前事說了一遍道：「如今不過打死了妖怪，替你填平缺陷，又將無定嶺上的葛藤都燒盡了，包管你這兩村中平平安安，再無是非了。」兩個老兒聽了大喜，遂傳知闔村百姓都來拜謝。這家要請去吃齋，那家要請去供養。唐半偈急欲西行，不肯耽擱，一概辭了。又吩咐葛、滕兩老將不滿山的缺陷廟拆毀，改造土地神祠。隨叫豬八戒收拾行李起身。正是：

若要保全身，但須存佛性。
莫怨苦生魔，魔消實功行。

唐半偈師徒三人，辭別了葛、滕兩老，欣然上路，一路上坦坦平平，並無掛礙。唐半偈因說道：「葛、滕村這場功行，實虧了你兩個賢徒之力。真是世無佛不尊，佛無衛不顯。」師徒們在路上談心論性，不知不覺又走了幾日程途。

忽一日，耳邊隱隱聞得水聲洶涌，唐半偈問道：「徒弟呀，哪裡波浪之聲？莫非前面有江河阻路？」小行者道：「等我去看看。」遂跳在空中往前一望，果然浩浩渺渺一派洪水，正攔住去路；再細細推測遠近，卻無邊無岸，將有千里。近遠一帶，又絕無一個人家村落，心下躊躇不定，只得跳下來報與唐半偈道：「師父，前面果是一條大河攔路。」唐半偈道：「這條河不知有多遠？」小行者道：「遠著哩！總無一千也有七、八百里。」唐半偈道：「我們也來了數千里，並無大水，莫非就是水程所載的流沙河麼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想正是他，不然哪裡又有這等大河？」唐半偈道：「是不是可尋一個土人問問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一望絕無人煙，哪裡去問？」唐半偈道：「問不問也罷了，只是沒有人煙卻哪裡去尋船只渡過去？」小行者道：「老師父不必心焦。俗語說得好：除了死法，少不得又有活法。且等我去尋個所在，落了腳再算計。」復跳在空中，沿河一帶踏勘，不但沒人家，連樹木也無一棵；只得返回東望，忽見一個橫土墩上小小一個廟兒。心下歡喜，遂跳下來說道：「師父，我們有安身之處了！」唐半偈道：「哪裡安身？」小行者用手指著小廟道：「那不是！」師徒看見，甚是歡喜，忙挑擔牽馬到小廟裡來。只見那小廟：

不木不金，砌造全憑土石；蔽風蔽雨，周遭但有牆垣。不供佛，不供仙，正中間並無神座；不開堂，不接眾，兩旁邊卻少廊房。冷清清不見廚灶，直突突未有門窗。但見香爐含佛意，方知古廟絕塵心。

師徒三人纔到廟門，正打算入去，只見廟裡走了一個死眉瞪眼枯焦無肉的和尚出來，迎著唐半偈問道：「老師父，莫非是東土大唐差往西天見活佛求真解的唐半偈麼？」唐半偈聽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我正是，我正是。師兄何以得知？」那和尚道：「既是唐師父，且請到廟中安歇下行李、馬匹，待弟子拜見細說。」唐半偈依言同入廟內，那廟內空落落無一件器用。那和尚移一塊石又請唐半偈坐下，方說道：「我乃金身羅漢的徒弟沙彌，奉唐三藏佛師法旨，說他當年拜求來的真經，被俗僧解壞了，坑害世人，故又尋請老師父去求真解；又慮老師父路上只身難行，原要三位舊徒弟各自尋個替身，護持前去，以完昔年功行。而今孫鬥戰勝佛已有了一位小聖，淨壇使者已有了一位小天蓬，獨本師羅漢未曾遺得後人，故遣弟子沙彌追隨左右，故在此守候，因此得知。」唐半偈聽了不勝感激道：「佛師如此垂慈，使我貧僧何以報答？惟有努力西行而已。」因又問道：「你既在此守候，定知前面這派大水是什麼所在？」沙彌道：「這就是本師出身的流沙河了。因本師皈依唐佛師，後來證了金身羅漢之果，故土人立此香火之廟，以識聖蹤，因年代久遠，止存空廟。」唐半偈道：「原來果是流沙河。但我聞此河徑過有八百里，今又無舟楫，如何得能過去？」那沙彌道：「老師父請放心。本師叫弟子在此侍候者，正為本師昔年久住於此，深識此河水性，故傳了弟子，叫弟子渡老師父過去，也可算作往西天去的一功。」唐半偈聽了大喜，因又問道：「雖如此說，你卻也是個空身，又無寶筏，又無津梁，怎生渡我？」那沙彌道：「老師父原來不知道，這河舊有碑記，‘八百流沙界，三千弱水深’，如此廣遠，如何設得津梁？又說，‘鵝毛飄不起，蘆花定底沉’，如此柔弱，如何容得寶筏？」唐半偈道：「似此卻如何渡我？」沙彌道：「不難。本師傳弟子一個御風行水之法，只消走到上面，隨波逐流便輕輕過去了；若使氣任性，便有些繁難。」唐半偈聽了，沉吟不語。沙彌道：「老師父莫要狐疑，若不信請到河邊待弟子走與老師父看。」唐半偈因西行念急，便欣然帶著小行者走出廟來，同到河邊一望。只見那河：

無邊無岸，直欲並包四海；有納有容，殆將吞吐五湖。往來自成巨浪，不待風興；激磚便作狂瀾，何須氣鼓？汪洋浩渺，疑為天一所生；澎湃瀟瀟，不似尾閭能泄。波面上之龍作魚游，浪頭中之蛟如蝦戲。漫言漁父不敢望洋，縱有長年也難利涉。

唐半偈看見河勢浩渺，因問沙彌道：「你看，如此風波，如何可行？」沙彌道：「怎麼行不得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就跳在水上，如登平地一般，又如扯篷一般飛也似往前去了。唐半偈看了大喜道：「果然佛法無邊，不愁渡此河矣！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且不要歡喜，還須斟酌。」唐半偈道：「有甚斟酌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大凡佛菩薩行動，必有祥光瑞靄，其次者亦必帶溫和之氣。你看這和尚一團陰氣，慘慘淒淒，不象是個好人。」唐半偈道：「他是沙羅漢遣來侍者，怎麼不是好人？」小行者道：「知是遣來不是遣來？」唐半偈道：「若不是遣來，如何得知詳細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如今的邪魔，最會掉經兒討口氣，哪裡定得？」唐半偈道：「徒弟呀，如此疑人，則寸步也難行了，如何到得靈山！」小行者道：「保得性命，自然到得靈山。」唐半偈道：「豈不知我命在天乎！」說不了，那沙彌在水面上就如風車兒一般飛走回來，到得岸邊跳將上來，鞋襪並無一點水氣。因對唐半偈道：「老師父，弟子不說謊麼！快請同行，不消一個時辰便可高登彼岸。」唐半偈道：「你雖不說謊，但此御風行水之法，從來未聞，恐屬外道。我實有些膽怯。」沙彌道：「達摩祖師西來，一葦渡江，哪個不知道？老師父怎說個外道未聞，還要膽怯。」唐半偈聽了，連連點頭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沙彌又道：「達摩祖師當日渡江時，因江邊有蘆葦，故隨手折一枝作筏，今此河沙地不生蘆葦，故弟子履水而行，總是一般。既是老師父膽怯，我有一個舊蒲團在廟中，待我取來與老師父踏腳，便可放膽西渡。」唐半偈道：「如此更妙，快去取來。」沙彌忙走到廟中，果然拿了一個破蒲團來，拋在水面上，請唐半偈上去。唐半偈道：「這小小一個蒲團，只好容我一人；他弟兄二人與行李、馬匹怎麼過去？」沙彌道：「兩個師兄自會駕雲，不必說了。若慮行李、馬匹，等我送了老師父過去，再來載去也不打緊。」小行者道：「行李、馬匹我們自管，倒不要你費心，但只是師父的干係大，你既要擔當在身上，我就交付與你。只要到西岸還我一個好好的師父，倘若有差池，我卻不肯輕輕便罷。」沙彌笑道：「大師兄哪裡話！我奉本師法旨而來，不過要立功累行，怎麼說個差池？」唐半偈道：「不須門口，只要大家努力。」因奮身走上蒲團道：「仗佛力向前，速登西岸，誓不回頭。」小行者提醒道：「師父不要偏執，須知回頭是岸。」唐半偈似聽不聽。沙彌恐怕一時覺悟，忙跳到水上，一手攙住唐半偈道：「老師父快往西方去吧，不須饒舌了！」將腳一登，那蒲團就如飛一般往前去了。

小行者看見光景蹊蹺，忙對豬八戒說道：「那和尚多分不懷好意，你且守著行李、馬匹，待我趕上去看看，莫要被他的虛頭！」豬八戒道：「這和尚行徑實是有些古怪，你快去！我在此老等。」小行者貼著水一路趕來，早已不知去向，趕到河中並無蹤跡。心下著慌，復跳到空中四下找尋，哪裡有些影響？急得他暴躁如雷，回到東岸與豬八戒說道：「怎麼青天白日睜著眼被鬼迷

了！」豬八戒道：「急也無用，快去找尋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沒有蹤影，哪裡去找尋？」豬八戒道：「這和尚會在水上行走，又且纔在水上就不見了，定然是水中邪祟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兄弟你想倒想得最是，但此河闊大，知他躲在哪裡？」豬八戒道：「河雖闊大，也必定有個聚會潛藏之處以為巢穴。我豬八戒托庇在天蓬水神蔭下，這水裡的威風也還有些。你倒看著行李、馬匹，等我下去找尋一個消息，再作區處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好兄弟，你若找尋著了師父，就算你西天求解的第一功。」豬八戒道：「只要尋著師父，脫離此難，便大家造化，什麼功不功！」因脫去衣服，手提釘耙跳入河中，分開水路，直入波濤深處，四下找尋蹤跡。未入水時，只道妖精既有神通，定有巢穴，容易找尋。不期到了水中，水勢洪深廣闊，竟沒處摸個頭腦，尋了半晌，毫無蹤跡。欲要回到岸上，又因在小行者面前說了大話，不好意思，心下一時焦躁起來，口中恨恨之聲一路嚷罵道：「好孽畜，怎敢變和尚來拐騙我師父？若有個知事的曉得我小天蓬手段，快快送我師父出來，便是你們的大造化。倘執迷不悟，我一頓釘耙將你這些孽畜的種類都打死，若留半個也不算好漢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將釘耙從東邊直打到西邊，從南邊又直打到北邊。

原來，流沙河是條生金養聖之河，並無舟船來往，長育的那些龜、鼉、蛟龍，成群作隊的遊戲。忽被豬八戒將釘耙四下亂打，一時躲避不及，蕩著釘耙的，不是鱗損，就是殼傷。頃刻間，把那些水族打得落花流水，滿河鼎沸。早有巡河夜叉報與河神。河神著驚，慌忙帶領兵將迎上前來，高聲叫道：「何處上仙？請留大名。有何事動怒？乞見教明白，不必動手。」呆子聽見有人兜攬答話，心下想道：「我不打，他也不出來。」一發搖頭擺腦，仗釘耙施逞威風。河神急了，只得又叫道：「上仙有好話講，為何只管動粗？」豬八戒方纔縮住手，問道：「你是什麼毛神？敢來多嘴問我！」河神道：「小神就是本河河神，因見上仙怒打水族，不知何故？因此動問。此乃本神職守，實非多嘴。」豬八戒道：「你既是河神，就該知道掌管天河的天蓬元帥了。」河神道：「豬天蓬元帥乃天上河神，小神乃地下河神，雖尊卑不同，卻同是管河之職，怎麼不知！」豬八戒道：「既曉得豬天蓬元帥，為何叫這些孽畜來欺侮我小天蓬？」河神道：「原來上仙是豬天蓬遺胤，故釘耙這等利害，不差不差！但不知是誰欺侮你？」豬八戒道：「不知河中什麼孽畜變做一個和尚，謊說能御風行水，騙我師父渡河，渡到中間，忽然弄虛頭不見了。你既在此河為神，這事必定知道。快去與他說明，叫他好好將我師父送了出來，萬事全休；若躲避不出，我一頓釘耙叫他都是死。」河神聽了沉吟道：「小天蓬，這事還須細察，不要冤屈了人。我這河裡，數百年前或者還有些不學好的水族；自從沙羅漢皈依佛教，往西天拜佛求經，證了金身正果之後，這條河遂為生金養聖之地，凡生長的龜、鼉、蛟龍，皆含佛性，並不生事害人，哪有變和尚拐騙你師父的道理？」豬八戒大怒道：「胡說！眼見一個和尚，騙我師父到河中就不見了，怎麼白賴沒有？定是你與他一伙，故為他遮蓋。從來官府拷賊不打不招，我只是蠻鋤，包管你鋤了出來。」又要舉釘耙亂鋤。河神忙止住道：「小天蓬不要動手，容我細想。莫非這和尚的模樣有些死眉瞪眼，白寥寥沒血色的麼？」豬八戒道：「正是他，正是他！你方纔說沒有，如何又有了？」河神道：「這和尚實不是水族成精。」豬八戒道：「不是水族，卻是什麼成的精怪？」河神道：「乃是九個骷髏頭作祟。」豬八戒道：「骷髏頭乃死朽之物，為何得能作祟？」河神道：「當年沙羅漢未皈依時，日日在河中吃人，吃殘的骸骨都沉水底。獨有九個骷髏頭再也不沉。沙羅漢將來穿作一串，象數珠一般掛在項下。後來皈依佛教，蒙觀音菩薩叫他取下來，並一個葫蘆兒結作法船，載旛檀功德佛西去。既載了過去，沙羅漢一心皈正，就將這九個骷髏頭遺在水面上，不曾收拾。這九個骷髏頭沾了佛力，就能聚能散，在河中修煉，如今竟成了人形，取名媚陰和尚。若說作祟拐騙你師父，除非是他。」豬八戒道：「你既為河神，這樣邪祟怎不驅除，卻留他在此害人？」河神道：「因他是沙羅漢的遺物，小神不敢驅逐，況他一向在河中往來來，並無甚害人之事。不知今日為甚卻來捉你師父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既是他，不消閑話，快叫他還我師父。」河神道：「這媚陰和尚雖然是枯骨作祟，因借佛法之靈，卻也有些手段，小神一時間也制他不得。」豬八戒道：「你制他不得，他在哪裡？快領我去。」河神道：「他一向在河中流蕩，近來有些氣候，就在河底下將那些拋棄的殘骸殘骨俱尋將來，堆砌成一個庵兒，起個美名叫做窰窰庵，以為焚修之處。常聞其中有鐘鼓之音，只是進去不得。」豬八戒道：「又來胡說！既有庵如何進去不得？」河神道：「小天蓬不知，這庵既是白骨蓋造，這和尚又是骷髏修成，一團陰氣，昏慘慘，冷淒淒，周遭旋繞。不獨魚龍水族不敢侵犯，就是小神，若走近他的地界，便如冰雪布體，鐵石加身，任是熱心熱血，到此亦僵如死灰矣！所以進去不得。」豬八戒道：「這兩日天氣甚暖，我老豬又因行李重，挑得熱燥，正要到他庵裡去乘涼，快走快走！」河神攔擋不住，只得叫兵將開路，將豬八戒直領到極北之處，將手指著道：「前邊望去白漫漫黑茫茫的便是了。請小天蓬自往，吾神陽氣薄，只好在此奉候，不敢去了。」豬八戒也不答應，提著釘耙往前直撞。

卻說那媚陰和尚，原是骷髏，因沾佛法，修煉成形，只因枯焦已久，沒有陽血，不能生肉。雖也害了幾個人，將熱血塗在身上，爭奈都是凡夫俗子，不能有益。近日沙羅漢遣沙彌在河岸守候唐半偈，他聞知唐半偈是個聖僧，乃純陽之血，自能生骨長肉。他就哄騙道：「當年唐佛師渡河時，雖將我九個骷髏結成筏子，實虧了觀音菩薩一個葫蘆在中間，以陽長陰，故能載人載馬，同登彼岸，若純靠我恐亦不濟。」沙彌信以為真，恐臨期誤事，遂復本師請向觀音拜求葫蘆。不期沙彌纔去，適值唐半偈就到。他就假冒沙彌哄騙唐半偈御風行水，復弄手段將唐半偈直攝入窰窰庵中放下，將一條白骨架成個杌子，請唐半偈坐下，又取出一把鋒快的尖刀放在面前，說道：「唐老師，不是弟子得罪，因弟子原係枯骨修行，不得聖僧純陽之血，萬劫也不能生肉，遍處訪求，並無一個聖僧。惟老師稟真元之氣，導純陽之血，敢求效我佛割肉之慈悲，以活殘軀，故萬不得已相求。今既到此，伏望慨然。」唐半偈已知被騙，惟瞋目不言。忽聞此言，因開眼答說道：「你枯骨能修，因是佛門善事。若說要老僧之血以生肉，在我老僧死生如一，原無不可；只恐怕你妄想之肉未必能生，而修成之骨轉要成齏粉矣！」媚陰和尚聽了著驚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唐半偈道：「你但知我唐半偈落你陷構，為釜中之魚，俎上之肉也；須念我兩個徒弟是何等神通，豈肯輕輕饒你！故我老僧勸你，莫若留了自家本來面目，漸次修去，或者佛法無邊，還有個商量。若要損人利己，以我的死易汝之生，恐佛門中無此修法！」媚陰和尚正躊躇未決，忽聽得庵外豬八戒喊聲如雷道：「好妖怪，快還我師父來！」正是：

福還未受，禍早臨門。

不知豬八戒尋將來畢竟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